



大兴安岭中,有两座小城以寒冷著称,一座是黑龙江省的漠河,被称为中国的北极;一座是内蒙古自治区的根河,被称为中国的冷极。每年冬天,根河总会因为寒冷而被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报道。有一年,根河的气温达到零下58摄氏度,这极寒的气温,便是来自得耳布尔的监测数据。

今年的暑期,因为寻找《大金王朝》电视剧的外景拍摄地,我来到了根河,同行的有我的家人及助手。随后,在朋友们的推荐下,我来到了得耳布尔。从炎热的武汉骤然来到这里,感觉我的新陈代谢都停顿了。一些表达气候的词语在这里用不上了,比如说“酷暑”“炎热”“湿润”与“蒸夏”等。一个人长久地住在一个地方,是没有办法理解不同经纬度与纬度之间环境的巨大差异的。“别有天地非人间”,这肯定是一个离开故乡之后对异地的赞美。

这一天,当我随着热情的主人登上卡鲁奔山的山顶,便有了那种身在异乡却不愿离去的感觉。得耳布尔是根河市的一座小镇。在其境内,有两座山比较有名,一座叫什路石卡山,一座就是眼前的这座卡鲁奔山。这两

卡鲁奔山上的遐想

熊召政

个山名都是鄂温克族语,前者意为“萨满苏醒的地方”,后者为“闪闪发光的石头”。这么说,卡鲁奔山应该是一座石头山,但我却看不到一块石片,脚下全是松软的腐殖土,以及长在土层上面的艳丽的花草。我站在装有护栏的山顶边缘极目眺望,眼前是一片极为辽阔的湿地。得耳布尔河在湿地中蜿蜒。这种蜿蜒,是蒙古高原河流特有的形态,它的弯曲,有的地方如精致的蝴蝶结,有的地方如舞动的彩绸,整体上看极为粗犷,局部又尽显飘逸。蒙古草原上的河流大大小小多达三千多条,可是你却很少能见到沙滩。水波吻着草,吻着花平静地流过,由于频繁地弯曲,河水也就不可能释放它的野性。看到草滩上奔驰的骏马以及更多的,闲得无聊的马群,你就会觉得,宁静的草原过于善待了它们,同河水一样,它们蓄积的野性无法释放。

们留下的地窖子。在来的路上,我曾下车,在热心的陪同者引领下,去看过几处地窖子。有一处地窖子非常大,生火烧饭的厨房与居住区是分开的,厨房里修了石头垒起的孔道,让烟匍匐着排向河边。陪同者有着“考古”的爱好,他认为这是成吉思汗的骑兵留下的,为了不被人发现,才如此巧妙地把炊烟排入河中。但是,从蒙古人的生活习性 with 地理角度讲,这些地窖子应该是女真人留下的。大兴安岭是女真人的传统地盘,建立金国后,女真人在大兴安岭与阴山之间修筑了一条金界壕,这个地窖子会不会是金国守壕戍兵留下的呢?同行中有一位考古学家,他证明了我的猜想,说这个地窖子的建造方式完全是金国的形制。

卡鲁奔山是一座4A级景区,这个景区的设立不是因为卡鲁奔山本身,而是它脚下的这一大片湿地,准确地说,它是一座湿地公园。但是,如果没有这一座卡鲁奔山,你就无法看到湿地公园的全貌。有人说,阳光下没有什么新鲜事儿。我理解这句话的意思是:太阳底下发生的事虽然层出不穷,但却大同小异。这话对不对。对的是凡事都有规

律可循,不对的是逻辑思维不能涵盖生活的全部,就像我现在站立着的卡鲁奔山,它既是一座湿地公园的配角,放在更广大的区域,它无疑又是一个不可或缺的主角。

它既是根河与额尔古纳的界山,又是大兴安岭与呼伦贝尔草原的结合部。从这里往北走,是大兴安岭绵延无尽的森林,一旦钻进去,将会“迷不知其所以止”;往南走几公里,便是一望无际的葱绿草原,无论哪里,都是你的视线最宜停落的地方。

我是一名历史学家,站在卡鲁奔山顶上,我觉得历史并不重要了;我是一名诗人,在卡鲁奔山的小路徜徉,我最想做的事情不是写诗而是深深地呼吸;我是一名旅行家,走到卡鲁奔山,我首先想到的是这里应该建一个木屋度假村,在这个森林、河流、绿草、花海簇拥着的地方,夏天沐浴着惬意的凉风亲近云海;冬天披着裹着童话一般的热忱拥抱冰雪。当然,更有趣的是,是一年四季,你都可以坐上一辆爬犁在山路或原野上漫无目的地闲逛。拉着爬犁的,可以是狗,是马,更别有关情韵的,是让一只鄂温克人培养的驯鹿替你拉着爬犁。在这里,无论你怎样搞怪,鹿也不会责备你。在鹿车上,穿森林,入花海,涉冰河,度过一段非常浪漫的游牧时光。

亲爱的朋友,这应该算是阳光下的新鲜事儿吧。



孟德比玄德矮了半头

李荣

我家里最旧的那一套上下册的《三国演义》,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版本,还是我进小学后先祖父领着我,到复兴公园门口当时设在那里的一个很小的书刊门市部里买来的。大约祖父认为小孩到了这个年龄,可以系统地看一点大部头的中外的名作了。他也想得很周到,特意去买来一部新的,可以说是属于我自己的书的起头了。

三国首回,除了刘关张桃园结义之外,曹操也出场“露了一脸”。小孩子读书,注意点与大人不一样。我记得当时翻开三国,读那第一回,却奇奇怪怪地比较了一番出场人物的身高。玄德是“不甚好读书,性宽和,寡言语,喜怒不形于色,素有大志,专好结交天下豪杰,生得身长七尺五寸,两耳垂肩,双手过膝,目能自顾其耳,面如冠玉,唇若涂脂,中山靖王刘胜之后,汉景帝阁下玄孙”。翼德是“身长八尺,豹头环眼,燕颌虎须,声若巨雷,势如奔马”。关公是“身长九尺,髯长二尺,面如重枣,唇若涂脂,丹凤眼,卧蚕眉,相貌堂堂,威风凛凛”。那么,在刘关张中,关公最高大,张飞次之,刘备比张飞“矮个半头”。读到回末,曹操出场,曰:“身长七尺,细眼长髯……小字阿瞒,一名吉利。操幼时,好游猎,喜歌舞,有权谋,多机变。”这样比较下来,曹操的身量,更比玄德“矮个半头”了。这个真是有趣,所以一直记到现在。

后来看杨绛先生记写《围城》的钱锺书,知道锺书先生小时候读中国的古章回小说,也喜欢做类似的比较,但他比的是各本小说里英雄手中兵器的分量。杨绛先生说得很幽默:“他纳闷儿的是,一条好汉只能在一本书里称雄。关公若进了《说唐》,他的青龙偃月刀只有八十斤重,怎敌得过李元霸的那一对八百斤重的锤头子;李元霸若进了《西游记》,怎敌得过孙行者的一万三千斤的金箍棒(我们在天津时,他和我讲哪条好汉使哪种兵器,重多少,历历如数家珍)。妙的是他能将各件兵器的斤两记得烂熟,却连阿拉伯数字的1、2、3都不认识。”

因为帮忙朋友的缘故,和两个加拿大的华裔小朋友一起读她们的暑期作业:曹文轩的作品《青铜葵花》。小朋友每周跟着学校老师布置的题目完成阅读,我也想起了我以前的暑假作业来。大多数暑假作业单调乏味,放假前的最后一天,各科老师轮番登场,发下一堆需要完成的试卷外加一本不算薄的《暑期生活》。《暑期生活》的规划很科学,每天都有需要完成的问题,可是小朋友们的时钟不这么运作。有时候出去玩上一个整天,回到家倒头就睡,当天的作业就落下了,如此循环往复,到了八月底,发现自己才写到七月中。愧疚倒谈不上,更多是“怎么办”这种现实层面的考



希腊圣托里尼岛日出 (油画稿) 汪涌豪作

难怪世上的鸳鸯已很少见。它们是不是都跑到贵州南江大峡谷来了? 一个十公里长

鸳鸯湖

蔡旭

的鸳鸯湖,足够容得下千万对鸳鸯。成千上万野生鸳鸯的到来,足够给高峡平湖命名。这里绿水青山,风和日丽,风平浪静,水波不兴。况且夏凉冬暖,最适合生长温馨的爱情。这一天,我乘着游艇在湖上游览。一大群鸳鸯在湖上掠过,惊喜了一船的呼喊。时而蜻蜓点水,时而蝴蝶翩跹,时而展翅飞翔。一个多么幸福的世界,一幅多么美丽的图景。这时,我才醒悟它们是会飞的。是的,没有翅膀,怎能冲破牢笼,一遂自由的心愿?我偶然扫瞄了身边的人群。不知为什么,大多同我一样是单身而游。另一半未到,不知是没有机会,还是没有意愿。同游的人,都把这里作为徒步南江大峡谷的终点。来到这里,或许,只是为了羡慕别人的恩爱。或许,只是为了弥补——自己的夙愿。

有些光阴应当被“虚度”

钱佳楠

言权比较小的父亲也很来劲,我爸少有地参与到我的学校作业里,教我怎么用他的木胶、角尺、砂纸、油漆等等。碰到要使用手锯,他亲自上阵,神采飞扬。那年开学,每个学生都小心翼翼地捧着自己搭的房子来学校,有几栋特别精致,一面是建筑外墙,另一面是两层楼各个房间的内部展示,还有冷棒做的小床和桌椅。我

们摩拳擦掌,等待着开学的第一堂美术课。我还记得那堂美术课在下午,中午散步回来我照例往自己的板凳上一坐:“瞄”的一声,同桌搭建的三层楼别墅在我的屁股下垮塌。我很内疚地看着同桌,连声道歉,同桌顶着“上海男生”的压力,落落大方地说“没关系”,但眼圈红红的。唉,如果能重见当年的同桌,真想至少请他吃顿饭。

小朋友们其实不喜欢被当成小孩看,愿意担当责任,也希望得到信任。有过中小学教师经验的人都知道,有时候让一个调皮的孩子去当班干部,他会改头换面。我在加州认识一位中国留学生,他说小时候很讨厌英语,觉得即便学了平

时生活也用不着。中学时,他的父母出国做访问学者,想让他和奶奶暑假来美国旅行。父亲一本正经地对他说:“奶奶年纪大了,没出过国门,也不懂英语,一路上你要负责照顾她。”于是,十二三岁的他就认认真真做起准备功课来,过海关时回答问题的,机场里转机全由他一手包办。在这之后,不仅是英语,他看到了各科知识的功用。更多个夏天,我荒废在看电视剧,玩游戏,和表哥们出门历险以及看闲书之上。有时候想,不同的“虚度光阴”的方式滋养了各人的性情。有些光阴也应当被虚度。这么想来,学校老师在看到笔迹不一的作业之后,并不挑剔,只是打上一个“阅”字,其实是需要智慧的。



时尚

七夕会